

【厂子记忆】

## 不曾割舍的榨油厂情怀

【李和平

【味道】

## 杠子头锅饼

□韩小荣

山东人爱吃面食，馒头、水饺、包子、面条，这些都是餐桌上的常客。也有一些算不上主食的面食品种非常受人待见。比如说，我老家寿光的杠子头火烧，在当地十分畅销，虽然不是餐桌必备，对于那些爱它的人，可以说是几日不见，分外想念。

杠子头，这个称谓比较粗犷豪放，是面食中的硬汉形象。杠子头火烧面硬，特有嚼头，能令人口舌生津，回味无穷。不但年轻人喜欢吃，老年人也喜欢。按理说，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不该碰硬，但是，他们经不住杠子头那个香劲的诱惑呀！我的父母都是杠子头的忠实拥趸，我受到传染，自小对杠子头情有独钟。

举家来到济南定居后，我发现济南的面食大军中，居然有一种特大号“杠子头”。

济南的杠子头有个更为正规的名字，叫锅饼。我第一次吃锅饼，是邻居买锅饼，半路遇上我，非要掰一小块让我尝尝。我一尝，妈呀，这不就是老家杠子头的味道吗？再看看邻居手里的锅饼，和杠子头的模样差异却很大。邻居说，这是卖主掰下来过秤卖的，刚出锅的锅饼很大一个呢！

一天，去芙蓉街闲逛，逛到马市街上，那家“吴家锅饼”的小店把我吸引住了。因为供不应求，我只好店门口等着买锅饼。小店不大，一目了然，我有幸看到了锅饼的制作过程。锅饼，也叫压杠锅饼，和老家杠子头火烧的生产工艺相同之处，就是用杠子压面。杠子压出的面更柔韧，层次更多。店主压制出一个很厚的大圆饼，放到炉盘上，盖上木盖，借助蜂窝煤的火力，徐徐烙烤。一张大饼，生面四斤半，烤熟之后，大概四斤左右。

听店主说，他这家锅饼店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传承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这家店叫“广聚锅饼”，店主姓吴，后来干脆改成了“吴家锅饼”。百年老店，名声在外，培养了一大批当地老客户的同时，外地人也有不少慕名而来。更有出国者，当做礼品，带出国门，馈赠亲朋好友。

我买到的锅饼，正面密密麻麻布满了芝麻，闻着就香。济南的杠子头大锅饼，重磅来袭，已然俘虏了我的胃。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现在的我，几乎不怎么想念故乡的小杠子头火烧了。

为了让读者诸君更为详细了解下杠子头锅饼，我借用民国年间出版的《济南快览》一句话：“以面作寸许厚，中径尺余之圆饼，烙而熟之，外焦黄而内细白，谓之锅饼。”

济南榨油厂成立于1955年(公私合营济南榨油厂)，它的前身是由诸多旧中国改良下的工商业个体小油坊集聚而成。济南榨油厂旧址，坐落于官扎营中街西段135号，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砺，至改革开放之年，济南榨油厂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国有粮油企业，在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发挥着食用油计划供应的社会作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工作的济南榨油厂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，厂区内活力无限。

于1955年公私合营成立的原济南榨油厂是本市唯一的植物油生产厂家，几十年来担负着代加工生产油脂和市场计划供应的重任，算得上是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的好单位。

计划经济那些年，食用油可是票券购置物品，不得随意买卖，生产单位也是让人艳羡的地方，社会上一度曾经流传有粮油企业的职工不会失业，不会没有饭吃之说，确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个年代，人们穷怕了，更害怕穷得没吃没喝，能够来到粮油企业工作，简直是一辈子的福气。

国家粮油政策放开之后，济南榨油厂生产的机榨食用植物油(花生油、大豆油、香油等)产销两旺，前来购买花生油的人络绎不绝，有时排队的人群竟长达几十米。那个时期，是济南榨油厂经营发展的峰段，其生产的花生油占据济南市场的半壁江山，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丽“风景”！



我们这代人在济南榨油厂贡献过力量，历经过辛酸酸甜，曾经流下的汗水比常人有几倍之多！

自古以来，民间素有“冷油坊、热油坊”之说，榨油行业的辛苦不言而喻。不论冬季与夏季，为保持其出油温度，生产环境一般在35℃左右。这个温度在冬天尚可，但是，一到夏天，车间的工人可就惨了，气温之高，令人难耐，其劳动强度之大，非一般人所为。旧年，凡是干过榨油行当的人曾被称为“油鬼子”。我们工作期间，破衣烂衫、赤膊袒胸者常见。“151型”螺旋榨油机不停地转动着，散放着灼人的气浪，车间里弥漫着一种油腻腻的腥味，我们汗流浹背，天天享受着“桑拿浴”的待遇，却乐此不疲。

那个年代的工人质朴真诚，聚在一起犹如大家庭的亲兄弟，特有一份集体荣誉感和工作热情。榨油车间过滤机最后的那道工序是需要人工合力完成的一项工作，劳动强度大且累。当三五人裸着臂膀，齐心协力转动着过滤机沉重的丝杠，硬生生将剩余的残油挤压已尽的时候，人们早已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但是，工友们没有抱怨，没有叹息，只有一如常态的平静挂在疲惫的面孔上！

那时候，身为济南榨油厂的一名工人是一种荣耀和自豪。记得在香油车间工作时下班回家，骑车行驶在大街上，耳边总会听到有人在说：“呵，香油味儿！真香！”每每此时，一种幸福感便油然而生，心中



▲ 济南榨油厂榨油车间。

◀ 济南榨油厂。

升腾起“为您的生活增色添香”、为企业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的美好愿望。

香油车间曾是济南榨油厂的“香饽饽”，生产的芝麻香油、芝麻酱(麻汁)很受欢迎。但是，其操作工艺是一项很细致的技术劳动，从筛选、淘洗、炒料、磨浆再到浆锅撒油，无不讲究一个人工“火候”，手头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，全盘皆输。芝麻炒老(糊)了，香油涩苦，芝麻炒嫩了香油不香；磨浆粗糙了降低出油率，磨浆太细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……后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和考验，我们练就了一双双“火眼金睛”，一个个成为技术能手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济南榨油厂经历由鼎盛到衰落的过程。1984年，新香油车间建成，一台“液压榨油机”上马投产，替代了小磨香油原生产工艺。出油率提高了，产油量也有了较大提升，但口味却没有了小磨香油的味儿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一套先进的“浸出大豆油生产线”，替代“151型”螺旋榨油机匆匆上马。但是，经过高科技生产出的大豆油也因浸出设备化学残留等问题处理不当，并未得到广大消费群体的认可。国家取消粮油计划供应后，议价经营动摇了济南粮油企业发展的根基，又因各地粮油小作坊风生水起，济南榨油厂也不例外地受到冲击。

历史可真会开玩笑，那些曾经被当作废品变卖的老式“榨油机”生产的食用油工艺依旧有它广阔的受众市场，人们依然喜爱老工艺生产出来的“小榨”花生油(大豆油)和小磨香油。在轰轰烈烈的“加快体制改革步伐”“放开搞活粮油市场”多年之后，济南榨油厂一台类似1947年制造的“151型”螺旋式榨油机压榨生产工艺和原始小磨香油生产工艺，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它的技术原点，恢复了其生命活力。遗憾的是，此时的济南榨油厂已无力挽回它往日的兴盛。

一声叹息，几多感怀，济南榨油厂的帧帧老照片，犹如一位行缓迟暮的古稀老者，向人们诉说着济南榨油厂的前世今生。让人念着曾经的“油鬼子”对粮油事业的一份牵挂和柔情……

“厂子记忆”投稿邮箱：  
qlwbhzbz@163.com

【方言拾趣】

## 『家住十王殿，揍势那筐炭』

□黄鸿河

今天我讲的这句话是30年前的一句时髦话，叫“家住十王殿，揍势那筐炭”，本意是装腔作势，拉大旗作虎皮，包装自己，吓唬别人。但这两句话的由来，现在年轻人就不知道丑寅卯了。

先说“家住十王殿”。十王殿在哪里？十八世纪《历城县志·地狱考》中有“十王殿街”(今馆驿街西段)的记载。具体位置就在天桥南头，济南军区第四招待所德国洋楼北边，经一路纬一路交界处的花坛位置。原来这里有座阎王庙，里面塑着十尊阎王，所以取名十王殿，当初是为降妖辟邪震慑鬼魂的，因为那时原大观园、魏家庄一带多是荒野坟丘，常有闹鬼传说。

1904年，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山东巡抚周馥，奏请清政府开辟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自主开发的商埠——济南商埠，就是在这座庙前为起点定位的。奏折曰：“拟就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迤南，东起十王殿，西至北大槐树村，南沿赴长清大道，四千余亩地界，作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。”东西规划经一路至经七路，南北规划纬一路至纬十二路。1908年德国人建设津浦铁路，在十王殿前面建起了一座德式三层洋楼，作为津浦铁路北段，总局驻济南办事机构所在地，现在说也就是津浦铁路筹备和建设指挥部，权力管辖从天津到江苏省镇江，后改至浦口的津浦铁路。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后，“指挥部”搬到老火车站，此处改为“津浦铁路宾馆”。

改建后的“津浦铁路宾馆”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，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黄郛，“五三”惨案为国捐躯的烈士蔡公时，印度最著名诗人泰戈尔，以及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等都曾在此下榻。1922年10月9日，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召开，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参加会议并住在这里，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家宾馆，建筑还好，陈设也很好，在北京也只有少数可比得上它。”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日军占领济南，

津浦铁路宾馆成为日本人的特务机关，日本人把它改名“樱花宾馆”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这里又成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所在地，该楼地下室布满各种电台通讯设施。就在这两段时间里，不知有多少抗日英雄、仁人志士、善良百姓惨遭杀害，十王殿(阎王殿)成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代名词。1947年这里还曾发生过一场惊动蒋介石的“龙虎斗”事件：

1947年2月，济南大华电影院上演白杨、陶金主演的电影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两位国民党军飞行员没买上票，想直接闯入，结果被影院老板花钱雇的警备司令部宪兵挡住，双方发生了拳脚，两飞行员被打得满脸桃花开，其中李姓中尉拉着彭姓少尉驾车直奔济南第二绥靖司令部，找司令官王耀武告状，问罪济南宪兵为何竟敢打抗日英雄？王耀武正开会，李中尉便把名片摔给副官走了。事后王耀武赶紧派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前去慰问，结果吴斌感觉是小题大做，第二天下午才去，惹恼了李彭二人的顶头上司苑金函。苑是大名鼎鼎的空军抗日英雄，曾打下多架日军飞机，并且有一次蒋介石夫妇乘飞机由成都返回重庆途中，突遭三架敌机偷袭，急命重庆空军营救，当时重庆飞机场只有苑金函一人值班，但他果断勇敢，单人驾机奋战三敌，终使蒋介石夫妇安全返回重庆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，他也因救驾有功，从此便平步青云。因此，苑金函把吴斌放在眼里？不仅轰出，而且把吴斌带来的礼品全从机场二楼砸到吴司令的车上。

苑金函年轻气盛，仗着有“护驾”之功，便下一道密令：命令空军汽车中队准备卡车10辆，步枪200支，轻机枪10挺，士兵220名，进军大华电影院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。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枪林弹雨的龙虎斗。

当时宪兵知道惹了麻烦，也有准备，争斗结果互有死伤，“天之骄子”还吃了亏，这令指挥官苑金函大为恼火。他亲自草拟电报一份，嘱咐译电员十万火急发往全国各地空军，把济南宪兵打死打伤飞行员的罪行公告全国，随即驻重庆、上海、沈

阳、武汉等地的飞行作战部队纷纷来电响应：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，绝不起飞作战。

当时正是山东战区国共两党进行莱芜大战关键时刻，副司令官李仙洲向王耀武告急，要求空军支援，此刻正赶上全国空军总罢飞浪潮，王耀武的话根本不好使，没有一架飞机助战。事件的严重性惊动了蒋介石，他派总参谋长陈诚亲自出面协调解决，王耀武亲临空军指挥所慰问，开出对空军的一系列优惠条件，这场“龙虎斗”才告结束，苑金函仅受记大过处分。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，苑金函因受蒋介石庇护，仍被任命国民党空军军校校长，并授中将军衔。

再说“揍势那筐炭”。日伪时期和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在津浦铁路宾馆周围盘踞着不少“吃铁道线”的地痞流氓和汉奸二鬼子，这其中有许多是从徐州、枣庄、河南等地爬火车过来的偷盗之徒，多住在铁道沟街附近，他们有时帮日本人干点事，更主要是拉日本人当靠山，狼狈为奸，干些偷盗铁路物资，主要是偷煤倒炭的勾当。他们仗着日本人以及后来国民党宪兵队撑腰，到处胡作非为，欺行霸市，如果谁敢反抗，他们就吹胡子瞪眼，啐掉东门柳子烟，一歪大拇指，像饿狼一般，恶狠狠嚎一声：“瞎眼啊，不知道十王殿吗？”老百姓不知他们的底细，只能忍气吞声，被迫接受他们的欺凌，有人稍有反抗，便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，甚至还以“通共”为嫌疑整你个半死，敲你的竹杠。后来老百姓也明白他们仗势欺人，都是偷煤倒炭的地痞流氓，但好鞋谁踩臭狗屎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日本人统治时期吃香喝辣、国民党统治时期喝辣吃香的地痞流氓，逐步被人民政府管制、收监、镇压，再也不敢为非作歹，欺压剥削老百姓了。

当年“家住十王殿，揍势那筐炭”的历史结束了，但是，十王殿作为济南新商埠开发的坐标我们不应忘记，因为新商埠的开发把济南市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，为济南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和山东省府所在地建设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。